



RWANDA

卢旺达

● 撰文、摄影 / 周小齐
● 鸣谢 / 卢旺达旅游局、埃塞俄比亚航空、世界旅游网、信天翁旅游

千山之国 浴火重生

卢旺达是一片极其神秘而又美丽的土地，素有“千山之国”的美誉。
纽恩威森林公园有13种灵长类动物，
维龙加火山公园是世界上一半的山地大猩猩的栖息地……
许多人对这个东非腹地的小国认知很少，
或许只是看过电影《卢旺达饭店》中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但如今的卢旺达已在内战之后浴火重生。



“我们都是卢旺达人”

种族冲突和内战使得原本和睦相处的图西人与胡图人之间的杀戮持续了几十年，1994年的大屠杀更加剧了两族人之间的矛盾。然而，今天的卢旺达已经没有胡图人和图西人之分，他们都称自己是“卢旺达人”。

经过十余小时的长途飞行和转机，埃塞俄比亚航空的航班终于降落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拖着长途乘机的疲惫走出机场，扑面而来的并不是印象里非洲那种干燥和酷热，相反，6月的基加利微风中带着一丝清凉；清新的空气和清凉的微风让疲惫顿时消失。

卢旺达的首都基加利位于中部高原，是一座海拔1700多米的新兴山地城市。这里虽然距离赤道仅有240公里，但因地势较高，加上季风带来的雨水，年平均温度19℃，气候清爽宜

人，被人们称为“非洲的避暑胜地”。

终年如春的气候，成就了基加利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得这里景色如画，犹如人间仙境。除了波平如镜的山间湖泊和茂密葱翠的灌木树林之外，十几座大小不一山丘也是千姿百态，别有一番情调——有的山顶呈椭圆形状，酷似馒头；有的两山相连，似是手拉着手的手兄弟；有的巍峨耸立、傲首蓝天，好像守护卢旺达人民的勇士。

“大家好！我叫阿玛尼。”从机场到市区的中巴车上，阿玛

尼用磕磕巴巴的中文向大家问候，这是他为了迎接我们而特意学会的一句中文问候语。这位面容清秀，穿着得体的年轻人是卢旺达旅游局的工作人员。

“阿玛尼，请问你是胡图族还是图西族？”不知是谁在第一时间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让他面露难色的问题。他停顿了一下回答说：“我是图西人。你们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是图西人，不过为了民族融合和改变人们对身份的认同，我们卢旺达已经不再以‘胡图人’和‘图西人’来界定国民的身份了。卡加梅总统曾说‘政府和民族和解政策将给所有人带来新的开始和希望，让我们翻过历史中悲伤的一页，建立一个适合所有人的国家。’按照总统的说法，我既不是胡图人也不是图西人，我是卢旺达人。”

基加利的大屠杀纪念馆是一幢依然而建的二层白色楼房，这里记录了1994年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是了解卢旺达历史的必去之地。为了让人们牢记历史的教训，博物馆除了介绍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外，还陈放了数万具骷髅，以血淋淋的事实向世人展示了那场屠杀的残酷。

阿玛尼告诉我们：联合国在2004年将每年的4月7日定为“反思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每年从4月7日起全国会进行100天的纪念活动，以警醒人们勿忘惨痛的过去。历史就是历史，任谁也改变不了，唯有勇敢面对。现代历史上没有如此迅速杀掉众多人口的先例——100天杀掉100万人（后来统计数字是1074017人，相当于当时卢旺达人口的八分之一），即平均每天有10000任



基加利的大屠杀纪念馆里面有一个房间挂满了照片，他们都是大屠杀中的罹难者。他们的家属有些在当年逃离了卢旺达，如今每年都会有人来寻找自己的亲人，确认后将照片取走。（左页）烟波浩渺的基武湖是横跨卢旺达和刚果（金），是卢旺达著名游览胜地之一。在1994年的大屠杀中，基武湖也和阿卡盖拉河一样充当了抛尸的场所（上图）。千山饭店是《卢旺达饭店》的原型，电影中的饭店是在南非搭建的。如今这里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慕名而来。这个游泳池就是电影中所描述的拯救了躲避在饭店中的1268名难民的那个游泳池。（下图）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是卢旺达的全民义务劳动日——“乌姆甘达”。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古老的16世纪的图西王朝时代。从2000年开始，卡加梅政府将每个月最后一个周六确定为乌姆甘达日，举国上下以社区或乡村为单位组织全民参加义务劳动，总统和百姓无一例外。义务劳动内容依本地实际情况，或清洁卫生或修路盖房，各不相同（左图）。

布塔雷曾经是卢旺达最大的城市，卢旺达被殖民时期的首都，如今依然被视为卢旺达的知识和文化中心。古老的皇宫已经被开辟为卢旺达国家博物馆（下图）。



遭到杀害，每分钟杀6个人以上。

2004年，由英国、南非、加拿大和意大利共同拍摄的电影《卢旺达饭店》再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1962年，卢旺达独立后，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矛盾重重，冲突和战争持续不断。1994年4月6日，一架载着卢旺达胡图族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恩塔里亚米拉的专机在基加利上空被火箭击落，两国元首同时罹难。飞机残骸最大的一块落在了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的一处官邸的花园里。这成了种族屠杀的导火线。

4月7日，空难在卢旺达国内引发了胡图族与图西族两族的互相猜疑，从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武装冲突和种族大屠杀，震惊世界的人间惨剧拉开了帷幕。被胡图族种族主义者控制的“仇恨电台”——千丘广播电台也为大屠杀的行为煽风助阵，播音员愤怒地报道：图西叛军谋杀了全国敬爱的领袖。其中一人敦促全国人民奋起，为总统之死报仇；另一人

则坚称所有图西人必须为此负责，马上将图西人赶尽杀绝。他们叫嚣着“让一切的郁积都爆发出来吧。在这样一个时刻，鲜血将滚滚而出”，失控的人群四处搜寻和杀死图西人，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味道。

当一个国家陷入疯狂，世界也闭上双眼时，有一个名叫保罗·卢斯赛伯吉纳的饭店经理敞开了温暖的怀抱，他经营着当地一家云集着欧洲游客和军界政要的米勒·科林斯饭店(千山饭店)，运用着一切关系尽心地呵护着饭店的顾客们。保罗是胡图族人，而他的妻子塔莎娜却是图西族人，对他而言，在动荡的时局中保护他的图西族的亲戚与朋友成为了一生中面临的最大使命与挑战。

维和部队的无所作为和与世界媒体的隔绝，使得保罗夫妇二人和在饭店中避难的1268名当地居民更加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心与勇气，“我们一定让全世界都无地自容地去采取应有

的行动”。事态越来越严重，百日之内竟有约100万人死于非命，但米勒·科林斯饭店却成为了嗜血荒漠的一片生命绿洲……

然而，世界并非对此一无所知。美国记者斯蒂芬·金泽在《千丘之国：卢旺达浴火重生及其织梦人》一书中写道：屠杀期间，几名勇敢的外国记者留守卢旺达，但其各自国内的编辑大多埋没了相关报道。当时，全世界大部分媒体有限的非洲版面集中报道的是5月10日曼德拉就任南非新总统的消息。这则消息振奋人心，而卢旺达的消息则是一连串的噩耗。2500名记者从世界各地赶到南非报道曼德拉的就职仪式。就在那一周，卢旺达的“杀手们”每天向阿卡盖拉河里扔进5000具尸体。

如今，大屠杀已经过去整整20年。著名的千山饭店也成了来卢旺达的商旅们首选的酒店。战争和大屠杀早已远去，除了一些纪念场所以外似乎难觅其踪影。1994年以来

的历届政府，特别是卡加梅政府依然在做大量推动种族融合的工作。

首先，是惩治屠杀中的罪魁祸首。1994年11月，联合国在坦桑尼亚北部的阿鲁沙设立了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协助国际法庭认定和追捕在种族屠杀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一方面也在本国的法院审判犯有反人类罪的主要嫌疑人；其次，接纳当年参加过屠杀的人回归社会。要惩治当年犯下屠杀罪的所有人几乎不可能，因此只能审判他们中为首的人。若不宽恕那些在大屠杀中大多数人，种族和解也就无从谈起。

还有就是改变人们的身份认同，不在以胡图人和图西人界定国民身份，为防止大屠杀的悲剧重演，这里所有人都是卢旺达人。政府已经明令禁止，任何部门或个人都不得以胡图人和图西人划分种族，只要宣扬两族区别就会受到严厉惩罚。卢旺达正在以一个崭新的面貌重新站立起来。



纽恩威国家公园是整个非洲最大的山区雨林，占地约1013平方公里，凭借其绝佳的自然美景及多样的野生动植物，被《国家地理》评选为2014年必游景点之一。这里生长着超过200种树木和各种绚丽多彩的热带兰花；生活着近300种鸟，其中20多种只能在几座山内见到；不过最吸引人的还是有13种之多的灵长目动物，其中包括黑猩猩、洛赫斯特猴，以及上百群有“特技演员”之美名的鲁文左里树栖疣猴……这里还拥有东非唯一的雨林吊桥。雨林吊桥是东非第一个也是整个非洲第三个此类设施，高出地面50米，长90米的吊桥是第一个能够让游客欣赏到纽恩威森林内不同动物的悬挂平台。



“他们是人类的近亲”

山地大猩猩的基因序列有98%和人类相同，是人类不折不扣的近亲。它们栖息在卢旺达、刚果和乌干达三国交界地带，被评为世界十大最濒危稀有动物之一。三国各自成立了国家公园和研究中心对其进行追踪保护，甚至给每一只都取了名字。

在面积仅有2.6万平方公里的卢旺达有三座知名的国家公园——东部的阿卡盖拉国家公园，西南部的纽恩威国家公园，北部的维龙加火山公园。最吸引人的去处还要数维龙加火山公园，来这里除了可以一睹壮美的火山地貌，还可以近距离接触濒危程度堪比大熊猫的山地大猩猩。

凌晨四点，闹钟把我从睡梦中叫醒，从基加利唯一一家五星级酒店Serena Hotel出发，带上丰盛的早餐，沿绵延起伏的山丘一路向北，驶向维龙加火山公园。车窗外各个山头上零星亮着的灯光仿佛夜坠落人间的星星。由于起床太早，不

一会儿就在晃悠悠的车上睡着了，经过三小时的行驶，我们终于到达大维龙加火山脚下的鲁亨盖里——这里是卢旺达研究山地大猩猩行动的中心。1925年设立的火山国家公园的总部设在这里，这也是山地大猩猩兽医项目总部。

山地大猩猩是1902年军官罗伯特·波里吉(Robert von Beringe)在确立德属东非的边界时发现的新物种，于是便以波里吉来命名山地大猩猩的学名。现存仅有700多只，大约有一半在卢旺达。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的红色名录中，处于极危状况，也被评为世界十大最濒危稀有动物之一。为了保护

山地大猩猩，卢旺达政府和研究中心规定：每天只允许80人分10组上山去探访山地大猩猩，这绝无通融，而且必须提前预约并为此支付每人750美金的费用，这些费用将用于研究和保护山地大猩猩。

山地大猩猩8岁成年，平均寿命约50岁，所有的成年雄性背部都会逐渐变成银色，但是不是所有银背都会成为首领。为了避免近亲繁殖，渐渐长大成年的雌性会自动离开，投奔到其他族群。成年的山地大猩猩是两性异形的，雄性站立高度可达1.8米，双臂展开2.3米，体重接近200公斤，而雌性只有雄性的一半。

AMAHORO家族是我们一行今天要追踪探访的族群，这是一个中型族群，共有18名家庭成员，由银背首领带领着几只雌性山地大猩猩和它们的子女。山地大猩猩有着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它们以家族为单位，每个家族有一个无可争议的首领，这个首领必须是银背大猩猩；在家族中，首领享有独一无二的交配权，也就是说，所有的小猩猩都有一个共同的父亲；要是家族首领不幸死亡，那么这个家族将陷入一片混乱；如果族群没有新的首领，那么这个家族就会瓦解或被其他家族有能力的首领接管。而新的首领接管族群后，会杀掉之前首领留下的所有子孙，只留下有繁殖能力的雌性来延续自己的血脉。

阿玛尼带我们穿过村庄和农田来到山脚下，在这里有荷枪实弹的卢旺达军人和当地的背夫与我们汇合，以保证安全。穿过一道石墙进入一片遮天蔽日的竹林，顿感阴冷潮湿，地上有水牛和大象的脚印和新鲜的粪便，还不时传来不知名的鸟叫声。竹子的嫩芽是大猩



进入21世纪后，卢旺达经济发展迅速，政府开始优先为供水需要提供资金，大幅增加了其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重，但是贫困地区的饮水依然是一个大问题，维龙家火山国家公园的脚下，取水还是孩子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上图）。想亲眼目睹山地大猩猩也不是那么容易，需要穿过没有路的竹林，灌木丛，还要应对蚂蚁和其他昆虫随时可能对你发起的攻击（下图）。在海拔1585-2950米之间火山国家公园内，大猩猩每天需要花费五个小时以上用来进食，他们最喜欢的食物按树叶，旋花和竹子的嫩芽，这些都植物都饱含大量的水份（左页图）。



音乐和舞蹈是卢旺达的仪式、节庆、社交聚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最知名的传统舞蹈经过精心编排，包含三大部分：一种是由女性表演的斗牛舞（umushagiro）；第二种是由男性表演的英雄之舞（intore）；还有一种是击鼓舞，传统上也是由男性表演（下图）。

卢旺达提供9年的免费教育，其中6年小学，其后是前3年的普通中学课程。但是，一方面上学必须要购买校服和课本，另一方面还需要承担家里的各种需要，所以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仍然无法上学。1994至2009年间，卢旺达的中学教育会以法语或英语授课，但由于该国与东非共同体和英语世界的联系日渐紧密，2009年后开始只提供英语教学大纲（右页）。



猩猩最喜爱的食物之一，成年大猩猩每天至少要花五小时来进食。但竹子的营养对大猩猩来说太丰富了，它们要与其他植物混着吃，否则会引起腹泻。

脚下路越来越难走，路几乎是向导用砍刀即时开辟出来的。林间草丛中成群的巨大蚂蚁随时有可能对你发起攻击。哪怕你是长袖长裤，它们也能迅速地通过领口和袖口钻到衣服里面咬上几口；除了蚂蚁，还需要注意的是大量的叫不上名字的带刺植物，一行8人无一例外的都被这种植物刺伤。不光是裸露在外面的手，这些带刺植物甚至能穿透厚厚的牛仔裤。被刺以后，大面积皮肤会疼痛发麻，像是被蜂蛰过一样的感觉。

经过一个多小时跋涉，穿过竹子和桉树混杂的丛林来到一处开阔地带，这里有另外三名向导在等候。他们日夜追踪大猩猩，是大猩猩的守护者，随时要向山下鲁亨盖里的研究中心汇报每只大猩猩的状况。另外他们也是让每位游客都

能看到大猩猩的保障，和他们汇合说明我们距离大猩猩不远了。果然，阿玛尼告诉我们，大猩猩就在附近。

在汇合点，我们放下除相机以外的一起东西继续前行。不多时，向导停了下来，阿玛尼示意我向前看，就在他手指方向大概十几米的斜坡上，一直成年银背大猩猩在悠然地进食。“你们很幸运，这就是AMAHORO家族的首领。”向导告诉我们。在它的不远处，还有家族中的其他几名成员，他们无一例外地在大快朵颐地吃着美食旋花。旋花是另一很受欢迎食物，但需要在进食前卷成一团，年幼的小猩猩还不能很好的掌握这种技能，偶尔会有叶子卡住食道导致一阵剧烈的咳嗽。

近一点，再近一点，每一位前来观看山地大猩猩的游客都有这种想法。然而，观察山地大猩猩需要保持7米的距离，因为它们的基因与人类的相似度高达98%，一旦感染人体携带的病菌病毒就会有致命的危险。还有就是需要保证这庞然

大物不会对你突然发起攻击。“目前，人类已知的山地大猩猩的‘语言’有20多种。比如‘呃姆’代表友好，‘咳、咳、咳’代表警告，双手交替捶胸则表示它极为愤怒。”向导讲解到。在和它们接触的这段时间，耳边不时传来分不清是向导还是大猩猩发出的“呃姆”声。

当我们返回山下，长期跟踪大猩猩的三名向导还在继续进行追踪。他们需要掌握大猩猩的一切：睡在哪儿，有没有受伤……卢旺达对大猩猩的保护就在保护好栖息地的前提下远远地跟踪和注视，而不是人工圈养和繁育，只在它们受伤的时候行人工干预。在人们的保护下山地大猩猩的数量每年都有所增加。他们给大猩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让它们自然繁衍。

给山地大猩猩命名也是卢旺达一个重要的节日。自2005年开展“给大猩猩命名”活动以来已经先后为170多只大猩猩命名，给大猩猩命名的人包括总统卡加梅。今年的7月1日，又

有18只去年出生的幼年大猩猩有了自己的名字，前来参加命名仪式的有卢旺达总理、美国大使、日本动物学家、乌干达的政要等，其中包括中国商务集团首席运营官吴亚当博士(Dr Adam Wu)。吴博士为大猩猩取了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名字——“旺达”，小名“旺旺”，寓意兴旺发达。

“旺达”不仅预示着山地大猩猩的兴旺发达，也表达了对欲火重生的卢旺达的美好愿望。在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后，这个东部非洲的内陆小国以不同的方式再一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在这一片土地上，曾经刀兵相见的对立者和平共处，共同寻求国家的复苏，在总统卡加梅及其政府的带领下将卢旺达变成发展中国家中前途最为光明的国度。引导和解，廉政治国，力倡安全的卡加梅也成为非洲最具魅力的领导人。

我们有理由相信，浴火重生的卢旺达在未来将会再次震惊世界。DEEP 责任编辑：周小齐 30928718@qq.com